

從海德格爾談到中西方的 超越性思維（下）

■ 高山奎 暨南大學文學院哲學所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要：梁燕城指出，當代量子力學改變了以往機械唯物的宇宙觀，宇宙萬物整體相關，「穩涵秩序」隱藏在萬有表象背後的，使萬物彼此相關。對此，高山奎回應說，我們應當在天地人神詩性共契的圖景中，重建宇宙的和諧，以實現自我完善、自然和諧、萬物並育。梁燕城反省說，神人共契的宇宙觀的崩潰源於近代科學的出現，物質之永恆無限取代了永恆無限的上帝。但是，宇宙大爆炸理論重建宇宙有始論，宇宙的產生及其運行的規律表明，宇宙一開始就有一個藍圖，宇宙的運行也有其目的。人在一個與他者並存的世界裡，應當以仁義與他者並存，達至與萬物和諧共生。這是哲學上「終極存在的開顯」，也是諸宗教可以體證到的真理境界。高山奎非常認同梁先生的哲學思想和宗教體驗，指出當代學術的發展應當具有整體的學術關懷和問題視野，建立良好的直覺，打破學科壁壘，懷著敬畏的心，去接近世界的本真。

關鍵詞：技術；整體相關；穩涵秩序；終極存在的開顯

技術是一種應用系統、組織、方法和技巧的實踐知識

□：這問題很有啟發性。宇宙整體運作有其秩序，人用理性理解秩序規律，並希望用一套工具理性去掌控這秩序，這就是人創的技術，技術 (technology)，詞源為古希臘語 *tékhnē*

意為「技巧」、「技藝」亞里士多德對科技的定義之一是「一種涉及生產的真實理性之狀態」(a state involving true reason concerned with production)^[1]，可以指一種實踐知識，是人類對機器或人造器皿的運用，但它也可以包含更廣義的應用系統、組織、方法和技巧。用之來控制自然規律，達到生產之目的。但這個來自人為控制自然的技術，慢慢為了滿足人的貪婪，達到更多生產以謀利，可能破壞原本大自然生態的平衡，帶來人類或者眾生的災難，引至生態環境的破壞，而要求保育原本自然的運作規則等等問題，這也成為人當前面對的一個大問題。

但是人好像沒辦法可以重新回到從前跟自然一體的世界，不能不活在技術掌握的現代世界裡。技術如果到一個地步，產生的技術可以自動發展到一個地步，它會反過來攻擊人，人就慢慢有可能被它毀滅，這也是當前人類面對的一大難題。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人如何可以駕馭技術？不但駕馭技術，因駕馭技術可能在破壞大自然，反而是人如何可以在技術形態的世界裡面能夠使自然萬物按其本性發展，人本性的美善得自我實現？這也是當前很難的問題。

今人活在技術構成的城市世界裡，人和大自然生態環境隔絕，家中放滿電器，一出門則是各種交通工具，帶來了空氣污染，縱使一個聖人面



對這些問題都是無能為力的。所以這是當前人類面對一個非常大的難題，而這個難題如何克服，須人類用盡他所有的智慧去思考。中國《尚書·大禹謨》說「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指出有道德的統治在善政，修治好自然萬物及糧食生長，正人德，又正物德，盡物之性，好好利用自然資源，以達使人們生活豐厚，帶來和諧的生活。這是中國的技術觀，關鍵正德與惟和，以實現德性為本，以發展物性去達至天地人和諧為目的。通過有道德的人控制技術，修治大自然，使人民富足，這是古代聖王的理想。但是現在有關技術哲學的討論，好像沒有正德及惟和的觀念，所以基本上沒有道德或美善價值作為後面指示，使人控制事物時以善意對他人及自然萬物。技術就好像一頭怪獸，不斷破壞人類的生態環境及宇宙的秩序。

機械性的宇宙觀和工具理性

我覺得關鍵還是要理解自然萬物連續生生不息的根基在哪裡，追尋自然到最微小的宇宙來看的時候，跟技術的世界所講的機械性的宇宙觀是不一致的，因為用機械解釋大自然是牛頓物理學發展到 19 世紀，形成機械唯物論的一種觀點。這種機械性的思想在人文世界發展工具理性，結果在工業發展期將工人變成生產貨品的工具，當年馬克思所批判的就是這種剝奪工人生命創造性的工業程序，提出辯證唯物主義，重視意識的主觀能動性，從歷史和社會實際出發去改變不義的體制。

20 世紀初，亨利福特發展汽車工業，開始用流水作業，在《福特自傳》中描述「只需按工序將工具、人排列起來，以便能夠在儘量短的實際時間內完成零配件的裝配。」大工業運作將工業程序分解為若干個分工過程，在平面上劃分為多個施工段，在立體管理上劃分為若干個施工層及管理層，使其按照規定的順序依次連續地投入到各施工段。工人在其中像螺絲釘，不斷做分工中的一些重複動作，做到筋疲力盡而不能發揮其作為人的創造性，不但把人變成機械性的工

具，且通過工業化的機械破壞整個大自然，當年就把倫敦變為煙霧污染之都。

量子力學改變機械唯物的宇宙觀

但是宇宙本身是不是機械性唯物的呢，20 世紀科學發展有重大突破，如量子力學的出現，展現一個不同機械唯物的宇宙，「量子」是指一種「離散數量」(discrete amount)，指分散開來而不存在中間值的量，同時也指描述數據離散趨勢的統計量。在微粒的世界，不是以「性質」來區別粒子之運動、能量及旋轉，卻是依其離散數量來區別，這微粒世界波浪起伏的形態，不能用牛頓力學來描寫，而須用另一種力學觀，遂發展出量子力學。

大約在 1900 年，德國物理學家普洛克 (Max Planck) 研究熱物體放出的熱能輻射，發現其電磁射線呈離散叢體現象，他稱之為量子 (quanta)，即為量子一詞的來源，但他對此的原因並不了解。1905 年，愛因斯坦在光電效應中，發現光束有離散粒子，稱為光子，但光又呈波狀，要描述這粒波弔詭現象，進一步發展了量子的假設。

1913 年，波爾 (Niels Bohr) 解釋為何電子旋轉時不發放而流失，而提出電子是「量化的」(quantized)，電子在跳動時，電磁力在離散量中，既釋放又被吸收。其後達維遜 (Clinton Davisson) 的實驗，及其他理論推演，發現電子也可以像光子一樣呈波浪狀，這不能再用傳統的牛頓力學來解釋，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 及舒勒庭格 (Erwin Schrodinger) 等分別正式提出新的力學來解釋粒波弔詭現象，即是量子力學。

傳統現代科學觀認為，宇宙是由分離的粒子構成，其運動是機械地可預測的，但在著名的兩洞實驗中，卻發現一粒子射向一目標時，其間的路徑完全不可知，一粒子射向一兩洞的板，而兩洞同時記錄其經過，並且形成波狀的互相干擾的圓暈形態，但若把一洞關閉，這形態即消失，而形成一單獨點而已。很明顯地，那射出的粒子不是一「粒」獨立的外物，在不同觀察狀況下，有時成為粒子，有時成為波狀，這在傳統觀點來

說是不可思議。量子力學揭示微觀世界是很難測量準確，當能確測一粒子的位置時，就不能確測其動量，反之亦然，故海森堡在 1927 年推出其測不準原理，震動科學界，他指出這不是我們認知上有誤而產生，卻是事物之本來性質，那麼真相的世界，恐怕不是傳統的物質粒子。粒子並無可界定的路線移動，也非獨立的一些物質，故此要作科學的測量和預測均非常困難。

跟 19 世紀的想法是不一樣的，因為在微觀的世界，原來粒子不是粒物質，在不同觀察下，粒子也可以是波，這個不穩定性，在量子世界就不能用工具理性來處理，因為它根本不能通過工具來控制，因為它從不同觀點看的時候，不同情況看的時候有不同的展現。在最基本的物質狀態，是不能以為可以用客觀外在的機械規律完全掌握的。

量子力學的正統理論，是所謂哥本哈根解釋 (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海森堡指出觀察電子經過雲霧室的運動時，其位置和動量不能同時確定，而有一種測不準的不確定關係，故只能用一或然率函數來寫出量度的情況，用或然率的函數描述，表示了一部份是事實，一部份是知識，「我們不能把觀察的結果完全客觀化，……這看起來似乎是我們已將主觀論的成份引入量子論」。^[2] 波爾從量子現象的奇特性指出，物理學並不告訴我們真實存有的世界，只告訴我們人是如何地看這世界，亦即是說，科學只在人觀察或測量以後，才能有意義地講及微觀世界的物理屬性，當從位置去測量粒子，粒子就呈現位置，但無動量，若改從動量去測量，則其呈現動量，但沒有位置。

惠勒 (John Wheeler) 指出，似乎是甚麼樣的觀察和測量，會引起甚麼樣的真實，而且實驗似影響了粒子在其前如何表現，如走甚麼路，以粒子或以波段來表達。觀察者模造了現實，那麼是否有所謂客觀真實的世界呢？這是量子力學引起的哲學問題。

波爾稱這種情況為「能觀者與所觀者的不可分性」，他在其《原子物理與人類知識》中說：「現象只關聯於某些處境下的觀察，其描述亦須

包括計算整個實驗的設計在內」^[3]。如此，能觀者與所觀世界之間有互為相關性，故必須由整全性去兼顧能觀者與所觀世界，不能單以為有純客觀外在的真實世界在待人觀察。知識須整全地兼觀能觀與所觀的相關性。波爾同時亦強調整全地兼觀波與粒的弔詭現象，指出對波與粒的觀察是互補的，提出「互補性原則」(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ity)，視粒與波為量子的兩面，須由理論上的整全性去容納兩面及建立互補原則。於是，量子力學迫使科學理論轉向較具形而上學的哲學味道的整全理論，這打開了後現代科學的門，就是非機械性、非時位性、非主客對立性的科學。

玻姆 (Bohm) 提出全體相關的量子潛能及隱涵秩序

玻姆 (Bohm) 提出另一解釋，在其後期巨著《不離異的宇宙》中，批判哥本哈根解釋，認為它只關注真實的知識，而非真實的本身，故「基本上是指向認識論，僅集中在人如何獲得知識」^[4]，這與科學欲求知真實本身有很大距離。如果只講觀察及其現象，每一個案都是只具統計性，不能預測，也不能控制，這只是研究認識論，研究人如何觀察，而不是研究真實的世界。玻姆更關注現實上一物理狀態如何與其它狀態相關，其後面的真相如何，而不是停在觀察的表相上。1952 年，玻姆在「物理評論」上發表一論文，名為《建議從隱藏的變數提供量子理論的解釋》^[5]，認為一電子可以通過一發展過程而被理解為現實的獨立體，只須建議有一種附加的「量子潛能」(quantum potential)，這量子潛能是各波段的基本形式，把不同之事物連扣起來^[6]。

量子潛能是他建議的新力能，隱藏在萬有背後，成為連扣一切的形式，因而每粒子不是散亂而測不準地存在，卻在量子潛能中全體相關，縱使空間上遙遠而看似無關之物，其實亦在隱藏的整體量子潛能中，彼此相關。量子潛能是他建議的新力能，隱藏在萬有背後，成為連扣一切的形式，因而每粒子不是散亂而測不準地存在，卻在量子潛能中全體相關。



玻姆在 1980 年正式結集出版其整全本體論，書名《整全與隱涵秩序》，玻姆從這理論，描述宇宙是一「整全無二之流化」(Undivided wholeness in flowing movement)，世界是一普遍的流化，「在此流化中，心靈與物質不再是分離的實體，反之，他們是整體無破裂運轉的一部份」^[7]。宇宙所有存在物，均是這普遍流化的一部份，參與在這流化中，不能分離視之。

如此必迫出一理論上的區分，即兩種秩序之存在，一是經驗可見的現象有其秩序，這是宇宙流化表顯的形式，此為「表顯秩序」(explicate order)，另一為整體流化的本身，不是直接可觀察，但卻必須設定這是宇宙之本體，才可解釋量子力學種種奇詭的表現，這整體流化有其秩序，稱之為「隱涵秩序」(implicate order)。是隱藏在萬有表象背後的，萬物彼此相關，生生不息的整體流化。

整體相關的宇宙

從隱涵秩序看，我們當前的一個動作，可能在整體量子大海中帶動對全體的影響，是所謂「蝴蝶效應」，「一隻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可以導致一個月後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龍捲風」，一個小事情在整體互動世界中影響可以很大。勞倫茲 (Edward Lorenz) 在 1993 年出版的《混沌的本質》一書中，將蝴蝶效應定義為：「動力系統狀態的微小變化，將導致後續的狀態，與原本可能演變的狀態有很大的不同。」^[8] 這樣就接近《易經》的宇宙觀，廣大無盡，萬物在各種事件中相關互動，宇宙在變易中總不斷平衡，人在實踐中找得準確平衡點就吉，找不準確就凶。這是一個龐大隱藏潛能的宇宙，展示流轉變化的，但變中又有不變之道。從玻姆的量子力學詮釋，萬物表顯秩序幕後，是一隱藏秩序的整體關係牽連，宇宙本體像一大海，萬物是其展現的波濤。現實世界中我們當前所做的一個行動，可能很微小，卻可能在整體中產生巨大的影響。如文天祥抉擇犧牲生命，堅決持守天地正氣，在歷史時空，萬千人中的一個小行動，卻能震撼古今，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由此推論，小小一點善良心志，可帶動宇宙整體互動中走向善，小小一點惡行，帶動整體走向惡。20 多年前我們有一批海外華人，在山區，幫助過兩萬多次的學生讀書，我們不僅提供資助，更是給他們愛護和關懷。25 年來，叔叔阿姨每年都去看他們，表達無私的愛，對孩子的重視，他們父母不在身邊，都是留守兒童，叔叔阿姨不認識你，卻遠渡重洋特別來關愛你，由此留下善良仁愛的種子。我們很多學生現在都已經讀完大學了，變成成功的人，他也會以愛去對國家社會。

二十多年來我們資助過兩萬人次，大概人數有四、五千。如果這批人相信及實踐仁愛的真理，以報恩的心來對這個世界，散在整個龐大的中國人口當中，自然發揮愛國愛民愛社會的力量。學生們畢業後也建立自己的聯繫，主動做一些扶助弱勢的工作，到農村幫助其他孩子，他們收穫到善良仁愛，這就產生正能量和正面的價值。

在一個充滿對立及互相抹黑的世界裡面，現實世界有各種技術操控、空氣和水的污染，世界霸權政治在打壓不同民族文化。但是人類若普遍產生人性關愛，在隱涵秩序對人類全體發揮影響力，如果越來越多人這樣，這個世界就會轉向善的方向走。

在現世的暴虐爭鬥中，一個人感到憂患，對世界是無能為力的，但若一群人一起行仁義慈愛，盡能力來堅持理想和德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世界就會往好的方向移去，這就是以正德來管理世界，產生利用厚生的果效。

這樣我們就會注意到，AI 可能帶來的毀滅性的後果，但人若堅持美善，AI 落在單純正直的人手中，技術就會落在善的帶領中，而達利用厚生的效果。

每個特殊個體須有顛覆性的改變 才會看到的世界

■：謝謝梁老師，您的這個說法非常的好，給了我很多啟發。赫爾德林有一句話，說「哪裡有苦難，哪裡就有救贖。」面對命運般的技術，我們要更多地從人文的角度去播撒仁愛的東西，雖

然它未必能帶來技術本身邏輯的改變，但可能會在底層，即這個相互關聯的世界當中發揮一點作用，而這點作用表現在，可能最終會讓技術落到那些有德性、有仁愛心的人手裡，而不是落在充滿仇恨的、無情的人手中，那麼有可能就會帶來這個世界關聯性的改變。這種改變不是說我們對著技術望洋興嘆，而是說從人文世界的關懷著述中去解道，去預告技術可能帶給我們的風險，如果我們身體力行地去播撒我們愛的行動，慢慢的就會形成這樣一種潮流，一種意識，然後就會對抗，就會讓世界這種關聯的走向發生變化。

同時您也提供了一個宇宙論的解讀，即現在世界不單單是那種機械性的，那種力的邏輯的世界，實際上現在宇宙論還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和說法，如在微觀的量子力學的層面，無論是連續性的波，還是分離性的粒子，它都在更大的宇宙論維度提供了另外一種宇宙論的解釋模型，這種理解模式對我們以機械力的方式來看待世界，或許會帶來某種新的可能性，這是從宇宙論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

您的講法確實帶給我很多啟發和教誨，儘管我們能做的確實是很有限的，但人文學科面對的都是一個個的個體，它要讓人的靈魂轉向，實際上就是對每個特殊性的個體，做出一個顛覆性的改變，這樣才會看到一個不同的世界。所以人文學科的著眼點，更多的不是做一種制度性的變革，而是著力改變一些人，用一些人帶動另一些人，人與人之間的傳遞不是機械和力所能代表的。如果我們做到了明，做到了自知者明，做到了有所洞察、有所醒悟的話，慢慢讓自己對人、對事的看法發生一些改變，一旦我們能夠認清自己，認清人性，回頭帶動人性，把關愛傳遞出去，這確實是一個人文學者應該做的一件事情，也是帶來某種可能性改變的一件事情。

天地人神的詩性共契消失的宇宙圖景下，如何重建和諧

這裡，我想追問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因為您談到了宇宙觀的改變，我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因為古今宇宙觀是有所變化的，科瓦雷曾寫過一本書叫《從封閉的世界到無限的宇宙》，就談到了這種古

今之變。這本書認為古代世界觀是以地球為中心的等級結構，如《蒂邁歐》中，柏拉圖為我們描繪了一個數學化的、有規律的、合乎理性的宇宙圖景，它成為最佳城邦的一個宇宙論基礎。而城邦跟人又是關聯在一起，可以做類比的，所以人又變成了一個小宇宙，人、城邦、宇宙，這三者之間形成了一個同構的關係，同屬一個靈魂，都是合乎理序的一個世界。所以他的最佳城邦要想成功，靈魂個體要想正義，就依賴於他的這個宇宙論模型。而柏拉圖的宇宙論強調有限而非無限，它是一個封閉世界，它的空間是一個載體，質料，需要受到理型的勸導和規制，而哥白尼革命帶來了日心說，日心說不是以太陽為中心，他把沒有虛空的一個世界帶到了無限的宇宙裡頭，那麼這個世界就變成了無中心化、均質、量化、無限的一個宇宙空間，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宇宙空間當中，科學宇宙論的革命帶來了整個世界的改變，這個世界的改變裡頭，首先的改變就是我們把人作為了一個中心，因為宇宙既然是無中心的，那麼人就成為了唯一的中心，通過把意志引入到理性當中，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力去認識、去征服自然和人的可能性，人的潛能就被釋放出來。目的論成了沒有依據的東西，因為沒有中心就沒有目的了，所以等級結構發生了變化。

簡單來說，就是天道變了。既然宇宙論圖景變了，那麼後面的東西，即政治結構和人心的偏好也就發生了變化。宇宙是無限的，是一個無中心的，不斷膨脹的宇宙，自然亦被看成了一個有待征服的認識對象。天道變了，人道也就跟著要變，要重新加以解釋。因為無限世界崇尚一個開放的、同質化的社會，因此，科耶夫借用黑格爾的理論將其無限宇宙支配下的政治社會表述為「普遍同質」的國家。儘管當下的宇宙觀並非鐵板一塊，如量子力學、相對論帶來了宇宙論的另外一種圖景，即提倡一種曲線而封閉的有限無界的宇宙觀，但現在還沒有成為主流，也不是對古典封閉世界的簡單復歸。

回到天道與人道的關係，我們說天道觀的改變會帶來了人道觀的改變。柏拉圖筆下的宇宙論和人道觀、政治觀、政體觀是關聯在一起的，您的宇宙圖景變了，沒有宇宙論支撐的最佳政體就變得很荒誕，所以要重新的解釋，才能讓它煥發出活力。同



樣的，近代儒學也面臨這樣一個處境，鴉片戰爭以來，西學東漸，我們接受的宇宙論從天人合一轉變成天人兩分，封建的帝制王朝退出了歷史的舞台，儒家的觀念也受到了質疑和挑戰。天道改變，我們如何在新的宇宙論圖景之下，把我們的倫理、政治的有益因素給它煥發出來，這成了一個重要的論題。這個論題簡要來講有兩個方面：一是無限宇宙和技術自然觀之下，自然的理解發生了變化，人與自然之間詩性的方面也隨之喪失，用海德格爾的話講，天地人神的詩性共契狀態消失了，人和自然的對立成了主導的天人關係模式，在這種一減一增的模式之下，我們如何煥發人與自然的和諧成了問題。二是，宇宙論的改變帶來了政治秩序理解的改變，在目前宇宙論的圖景下，我們怎麼煥發傳統政治、倫理維度中的歷史記憶，讓它發揮出更多的功能，這也成了一個問題。世界大勢浩浩蕩蕩，我們無法回到過去，但讓傳統活在當下，就需要不斷再解釋、再接著說，把經典煥發出新的解釋力，這是我們文化人的使命，我們不是科技人，只是埋頭做事，作為人文知識分子，您認為我們還有哪些工作可以做？我們怎麼去應對宇宙論的古今之變？

秩序性宇宙的崩潰

□：從上古到中世紀，中世紀就已經產生一個很有秩序的宇宙觀，有限的地球為中心，一重重天往上去，最高到上帝，這個讓人很安心的宇宙，而且西方比中國是更有系統的講宇宙。所以到但丁寫《神曲》的時候，代表了中世紀的一種宇宙觀的最完美的某一種的圖像來表達出來。然而現代科學的出現，帶到一種全新的視野去看宇宙，那麼這個全新的視野到 19 世紀，曾經一度又以物質跟機械性的規律為中心，但是到 20 世紀又重新再調整，除了量子力學的出現，另外的重大發現，就是「紅位移」(red shift)，即所有星星的光譜是往紅色的方向偏移，這是非常重要的發現，表示宇宙眾星是迅速飛離地球，顯示宇宙是在膨脹當中，這個從來沒有想過，過去宇宙應該是靜態的，牛頓的物理宇宙觀發展到 19 世紀，是靜態而無限大的，因為按萬有引力定律，只有無限大的物質宇宙，才可以抵消引力將物質吸到

一點上。且因質量不減定律，故推論物質宇宙是永恆的。永恆無限的宇宙自身是靜態的大空間，只有物質的規律及其運動，物質之永恆無限取代了永恆無限的上帝。故 19 世紀認為物質是一切之本。

那時候科學家拉普拉斯 (Laplace) 從萬有引力論認為行星系統可從或然機遇中，一步步產生，此中並不須上帝來插手。他寫了一本天文學的書送給拿破崙，拿破崙讀了一下，說為什麼你沒有提上帝？原來一向天文學一般都提上帝，如牛頓寫的書，序裡面總會提一提上帝。但拉普拉斯說現在不需要這假設了。所以到 19 世紀好像牛頓物理學也已經重新搞定了宇宙的規律跟秩序，無限又有物理的規則控制一切。

宇宙及膨脹及起源一刻的奧妙秩序

但是 1928-1935 年，哈勃 (Hubble) 在美國韋爾遜山最大天文望遠鏡，發現星光譜呈紅位移 (red shift) 現象，推論宇宙是在膨脹中，這膨脹正好抵消萬有引力，且由這過程證實宇宙是動態的，且很可能有起源。破 1931 年比利時神父勒梅特 (La Maitre) 提出宇宙大爆炸起源論。因重建宇宙有始論，破了宇宙永恆無限論，引起很多爭論，反對者十分多。若宇宙有起源，應留下一種彌漫全宇宙的背景射線，結果 1965 年彭齊亞斯 (Arno Penzias)、威爾遜 (Robert Wilson) 發表論文，宣佈發現「宇宙微波背景輻射」(Cosmic Background Microwave Radiation)，是宇宙起源時留下的射線，證實宇宙確有起源。從科學可知的資料，追溯宇宙起源，到 10^{-36} 秒，則自然規律不能存在。這是所謂「本洛克時間」(Planck time)。沒有自然規律，宇宙就在超過科學可了解的處境。人一切科學研究在此停止。而這就要從哲學或神學去詮釋了。

又量子力學把粒子的觀點破了，物質宇宙不是無限永恆的，物質基本狀態不再是粒子，而是量子潛能及隱藏秩序的大海。

講到這裡要回到神學的討論，繼承哈勃的天文學家羅伯特·賈斯特羅 (Robert Jastrow) 寫《上帝與天文學家》*God and the Astronomers*，

結論認為：「科學家一向相信理性的力量，但故事卻以一噩夢結束。他攀登無知的高山，就在其快要征服最高峰時，他爬越最後一塊石頭，竟被一群神學家所歡迎，原來他們已在此等了很多世紀了。」^[9]

關鍵是宇宙大爆炸開始，從無到有是如何產生的？這是沒辦法想像，無怎麼變成有。但是從目前已知的應該是從無變成有，無不可能變成有，除非有更高的真理推動它，而且有的時候為什麼都有數學的安排在裡面，數學的規律就在第一秒鐘的，在 10^{-36} - 10^{-43} 秒期間，可能是物理規律形成期，那是如何形成的呢？ 10^{-43} 秒之前，又是如何開始的呢？那麼小的一秒中，規律如何產生？如何放入宇宙起始狀態當中呢？各種規律存在，使它爆炸不是亂爆，而是按規律之道發展，才產生具有生命存在條件的地球，如氣溫適中，有氧氣和水，並因不可知的原因創造了生命，甚至創造了人，我們今天的存在，是從宇宙起源的第一秒鐘已經安排好的一種數學規律，才讓發展當中會產生地球，產生太陽之外的行星，沒有行星我們不會存在的。且行星跟太陽的距離，遠近剛好，不會把生物熱死或冷死。這些實在很難想像。所以澳大利亞的科學家保羅·戴維斯 (Paul Davis) 指出，宇宙似乎有個偉大的藍圖^[10]，宇宙原來一開始已有一藍圖，好像冥冥中就有個「道」在那裡，安排宇宙的出現及其規律，把數學的規律放在第一秒鐘的宇宙爆炸那一刻，否則這個爆炸就亂爆。如果有更大的宇宙，有超宇宙，無數的宇宙都在爆，剛好我們這個爆出規律，但是剛好的話還是需要有個規律才可以有這個剛剛好、剛巧的出現。所以這個規律關鍵還是有一種智慧吧。從這裡推論，不是科學可知的，是神學或哲學的問題，關鍵就是有一個規律在那裡，有個基本數學規律，可以說一種宇宙性的「信息」(information)，在宇宙開始的時候有個指引性，讓萬物的發展變成有生命，甚且具有心靈的人。從哲學說，如果這樣的話，宇宙應該是有目的的。

從新宇宙資料重建價值之目的

這個目的論推想會作為我們人生的一個思考的方向，人生應該是要找尋真善美，如海德格爾《林中路》所言，人生似在林中找一條出路，我們相信這來自人心靈，應該有個更高的價值跟目的的存在，我們才要找尋，而我們相信應該可以實現這個目的的。然而在人類文化過程當中產生了斷裂，虛無主義使人對真理的信念斷裂，人人以自我為中心，產生種種人的自私、邪惡、鬥爭。在神學上就是指跟真理的隔絕，人與上帝隔絕、人與人融絕、人與萬物隔絕、人與自己靈性和良知隔絕，關鍵是人跟存在的本源隔絕。用海德格爾來說，就是「存在的遺忘」、「存在的遮蔽」，須要解蔽，找回存在的根源，使存在呈現。存在從自身在非遮蔽狀態中呈現，才和真理連接在一起。這個呈現就有某一種啟示的意義，好像孟子所講的，人的惻隱之心，是人心性的呈現，當看到他人的痛苦，我們產生不忍之心，若人只為自己利益，不可能有不忍之心，但是當人呈現惻隱仁愛，內在有一個超過利益的思考，去關懷到他人的生命，這是儒家的仁愛精神。

終極存在的開顯 (Disclosure of Ultimate Being)

人是在一個與他者並存的世界裡面，如果沒有惻隱之心，沒有仁愛，他者間就是互相鬥爭，但是如果有仁愛的話，我們可以不鬥爭，而可以通過仁義，與他者並存產生和諧的後果。我說仁愛在心的呈現，叫「終極存在的開顯」(Disclosure of Ultimate Being)，早期我稱之為「默現天」，默默呈現的天理。默現天的開顯，有兩層次：一是自然宇宙顯示的秩序，是一個地道，大地的天理。二是天道，就是人的仁愛心，就是天理在心裡面住著，人的心性產生超過物質世界的善意。這方面是海德格爾沒提到的，他只重存在，未達孟子的仁愛性存在的境界。

回到技術問題，技術是處理物質世界的方法和技能，而物質的世界是沒有善惡和價值的，只是永遠在那裡活動。所以技術為主的文化問題，就是人如果看到的宇宙秩序，一切都沒有真、沒有善、沒有美、沒有道德和藝術，你



就永遠面對無止鬥爭衝突的世界，終歸是混亂和毀滅。但是如領悟終極存在的開顯，或者是默現天、側隱之心自我呈現的話，那麼這一切就有希望，也有目的。

人類文化除了哲學所言的「終極存在的開顯」，也有宗教文化所傳述的，不只是默默呈現的真理和天理，宗教所言的真理本體，如果是人類的根源，應具有智慧、思想和性情，有可能和人主動溝通，那就變成宗教的經驗。當然若有神仙呈現跟人溝通，大概是人想像投射的幻象。但是如果我們探討宇宙最後的真理，在大爆炸起源那一秒鐘安排的智慧，如果他也能夠跟人感通的話，那就變成高等宗教所講的人神的感通觀念。這可稱為終極存在的有情啟示，對一切存在的根源及生死之謎，有所揭示。然而最後，人縱使知道有真理，還是不完全知道其本質，所以到最後還有終極的奧秘，是為無極。

我最近思考，想到這一點，就是物質性的宇宙的一個地道的真理，然後心性展現的天道真理，也有一個從啟示而來的無極太極真理，是跟人感通的超越真理，超越天地和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自然是本根真理的無極奧秘。

如果我把大概人類可以體證到幾個可能性的真理境界，在文化上各種真理統合為這五種的呈現，一是呈現我們眼前的物質、規律及其變化運動，科學及技術家稱為自然界，佛家描述是無常，緣起性空。二是一切規律統合的天理大道，道家描述是道通為一。三是呈現在心性中的理性知識及側隱仁愛，儒家稱為天命之性。四是呈現在宗教裡面體會神靈或者上帝的經驗，基督教稱為上帝啟示。五是呈現在不可知的宇宙最後的無極無名之終極神聖。這五重的呈現大概是我綜合各方面的哲學、宗教而作出的描述，是面對人類價值迷失及存在毫蔽問題的可能性的出路。

宇宙和人生不是無緣無故亂來的

我們看整個宇宙人生及當前歷史，面對戰爭問題、體制問題、技術問題、科學問題，還有

人的種種鬥爭的問題，如果我們找到某一種真理的呈現，我們總會找到一些應對的可能性，基本要有信心，有信念支持，我相信宇宙不是無緣無故亂來的，所以人生也不是無緣無故亂來的，一定有個目的，有個真理，我們有一生去追求，也可以通過宗教相信，也可以通過哲學去探索或者體物等等，可以通過神秘主義去領悟。關鍵是你相信終歸還是好的，前面永遠有盼望，但是你要知道自己不等於神，你永遠不能全都知道，所以永遠向前，做人還是自強不息的。

■：感謝梁老師，您為我們呈現了一個從物到心，從宗教到宇宙，從默現到朗現的一個非常宏大、具有整全性的，多維度、多層次的一個理解。這讓我很受啟發，也非常受教。這裡面確實是有這樣的一些維度，您用很具體的表述，從物質性、默現天、朗現天到最後的奧秘，這個說法很有說服力，我也很認同您說這個世界、這個宇宙不是無緣無故的，很有可能在大爆炸那一刻，也可能在大爆炸前的一秒，那個很小的一秒裡頭安置進了數學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考慮，或者是智慧的因素在裡面。所以我們確實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如體悟的方式、哲學的方式、宗教信仰的方式，去接近、去開啟、去顯現這個東西。當然也要有敬畏的心靈，覺得它並不是完全向我們敞開。這種視野和眼界，這種包含著宇宙論的，包括宗教、包括哲學的、甚至包括科學的眼光，我覺得在一個後現代的碎片化的表述盛行學界的當下，是具有很強的統合性、開創性和綜合性的說法，這讓我非常獲益。

須建學術的視野、眼光、包容性以及對問題的解讀

■：對於很多問題，我只是有一些碎片化的思考和體會，不像梁老師這樣，有建立和綜合性的考慮，把各個方面都含納其中，我覺得這很讓我欽佩，這種學術的視野、學術的眼光和學術的包容性以及對很多問題很清晰的解讀，讓人非常受益。

□：謝謝，我是受了唐君毅和成中英老師的影響，他們都是視野很廣大的思想家，所以我就很容易變得大而化之。

■：既有大的學術關切，也有精微的細緻研究。

當今學界有這樣一個趨向，即經院化的學問傾向，研究胡塞爾現象學，就研究胡塞爾很精細的概念，研究康德的、研究黑格爾的，莫不如是，結果形成了一個個專業學會，搞繁瑣細緻的推證研究，久而久之，形成一個個圈子，探討一些細小的問題，同行之間很難溝通，而很多大的問題，綜合的思考和關切，如科學史的變化、宇宙觀的演變，現代性的關切、中西哲學的會通，變成了大而無當的貶義詞。我覺得缺少了整體的問題關切，這成了我們學術現狀中需要克服的頑疾。我們這一代人是在學科分野的背景下開展學術研究的，大家都守住自己一個東西，這是守飯碗，而不是守關懷，實際上放棄了很多。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向您和諸前輩們多學習，要有整體的學術關懷和問題視野，在這樣的視野下才能夠更好地看清楚更多的問題。科學的、前沿的一些東西，我們可能說的不一定準確全面，而且前沿發展的東西我們未必能夠預測得到，但是有這樣一個視野的話，會讓我們對這些東西建立起良好的直覺，為我們思考提供材料和動力，為各個學科之間打破學科壁壘提供可能性，在這方面，無論唐君毅先生、成中英先生還是您，都給我們做出了很好的示範，這是我的一個感受。

[1] Caleb Murray Cohoe, "Knowing in Aristotle part 2: Technē, phronēsis, sophia, and divine cognitive activities". *Philosophy Compass*, 17 (1): 1–9 (2022-01-07), p.3.

[2] 見 Werner Heisenberg, *Physics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8)；本文中譯來自劉君燦譯：《物理與哲學》（台北：幼獅出版社，1977），第40頁；詳盡的科學論文可參考 M. Born, W. Heisenberg and P. Jordan, "On Quantum Mechanics II" in ed. B.L. van der Waerden, *Sources of Quantum Mechanics* (New York: Dover, 1967).

[3] Niels Bohr, *Atomic Physics and Human Knowledge* (New York: Science Editions, 1961), p.64.

[4] David Bohm and Basil Hiley, *The Undivided Universe, An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3), p.2.

[5] David Bohm,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Quantum Theory in Terms of 'Hidden Variables' I," *Physical Review* 85 (1952), pp.166-179.

[6] David Bohm,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Quantum Theory in Terms of 'Hidden Variables' David Bohm, "Hidden Variable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 in Basil Hiley, *Quantum Implications: Essays in Honour of David Bohm* (New York: Routledge, 1987), p.35.

[7] David Bohm, *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 p.11

[8] Edward Lorenz, *The Essence of Chaos* (Seattle, WA, US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3: p.227.

[9] Robert Jastrow, *God and the Astronomers* (NY: Norton, 1992), p.107.

[10] Paul Davies, *The Mind of God: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a Rational World* (Simon & Schuster, 1993), Paul Davies, *The Cosmic Blueprint*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88).

From Discussing Heidegger to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cendent Thinking (Part 2)

Gao Shankui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Thomas In-sing Leung (Editor-in-Chie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Thomas Leung posited that contemporary quantum mechanics has changed the previous mechanical materialistic view of the universe, wherein interrelations comprise the wholeness. The "implicate order" hidden behind the appearance of everything enables such relationships. Gao Shankui responded that we should rebuild the harmonious mutual connectivity of the universe in its poetic scenario between heaven, earth, man and God, to manifest self-perfection, natural harmony and co-sustenance. Thomas reflected that collapse of the cosmological view on God-man co-sustenance coincided with the advent of modern science, whereby matter's infinite eternity has replaced that of God's. Nonetheless, the reconstructed Big Bang theory theorizes the universe has a beginning. The universe origin and laws of its operation attest to an original blueprint since its operations are purposeful. A world where people coexist with one another, harmony thrives amongst them when coexistence incorporates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In philosophy, this pertains to a "disclosure of ultimate Being", which also is the realm of truth realizable by all religions. Gao strongly concurred with Thoma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suggested that contemporary academic development demands holistic scholarly considerations, visionary problem-solving, sharp intuition, overcoming interdisciplinary barriers, and approaching the truth with awe and respect.

Key Words: technology, interrelatedness in the wholeness, implicate order, disclosure of ultimate Being